



扬之水

脂麻通鉴

书趣文丛 第二辑

辽宁教育出版社

辽新登字 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脂麻通鉴/扬之水.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3
ISBN 7-5382-3685-6

I. 脂… II. 扬… III. 小品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5510 号

脂 麻 通 鉴
扬之水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44 千字 6 插页

印数: 1—10,500 册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王之江 马 芳 美术编辑: 宋丹心

版式设计: 韩 梅 陈 咏 装帧设计: 郑在勇

特约校对: 张家璋 王郁文 责任校对: 马 慧

ISBN 7-5382-3685-6/C·133

定价: 13.00 元

《书趣文丛》序

中国究竟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古国。政治上闹感冒的时候，经济上犯穷病的光景，人们会发些“读书无用”、“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牢骚。日子一好过，政道一通畅，大家想到的多是如何建立一个“书香门第”——为自己的家，也为社会和国家。

所以，要说“读书有用”，古贤今哲，说过的话尽多，可举的范例也尽多。不过，读书要怎么才能“有用”？认识却未必一致。从历史到时今，占主要地位怕还是那种把“读书”和“有用”直接联系起来看法，所谓“颜如玉”、“黄金屋”即是。要换个说法，也无非是说读书之后要立即用书中的知识去为现实任务出力，不然就有“遗少气”、“头巾气”之嫌！

我们编这套丛书，正是要想说明，“读书”这件怪事，实在并不简单。读以致用是好事，并不立即“致用”也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知识者，人人都应有“致用”和“不立即致用”这两种读书态度的结合。什么是“不立即致

DK 90/22

用”，那就是把读书当作一种兴趣，简单说来，“书趣”即是。

我们请了一些读书的大行家来现身说法。不是请他们来说自己如何读书成“趣”——那未免俗了，而是把他们“读书成趣”的成品展示出来。这成品全是作为趣味的读书结果，却未必时时处处都点出自己读了什么书、作了什么“悬梁刺股”的努力方克臻此。作者们读书已成“趣”，所得的结果也大多能使读者觉得有“趣”，即可以读得下去。如果大家都以读书为一“趣”事，由此多产生一些“趣”，不亦有益于“书香门第”之建立乎？！

或谓，这种做法，其实只是拾古人之唾余，不是什么适合时代要求的办法。所谓“遗少”之责，多半来此。这涉及对中国读书传统的看法，这里不去辞费。要说的是，这种读书方法，要说“时代”，其实是最时髦不过的。我们现在最现代的读书观，便是反对主体和作品的对立，把所谓读书，说成只是领会作者的本意。好在这套丛书的作者，不管他们是不是“后现代”的，他们的读书，却都能跳出这一框子，不把读书看成教训与被教训、赐与与接受的关系，而只是一种“对话”。因此，他们方能不为某书某人所永久俘虏，而能以自己为本位，“自”得其趣。

自然，读书成“趣”，其病亦多。一个毛病，便是成了蛀书虫，变为书淫。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蛀书虫也会受到表彰，不是坏事，但究竟难以在商品经济中讨得生活，更难成为“大款”。我们几个编书匠，以“脉望”为名，也只是想以此表明自己已患此“病”而已。“脉望”是蠹鱼的一种，是蠹鱼吃了书中的神仙字化成的。传说服了用“脉望”煎的水，便可“白日飞升”。这是古人把读书致用和不立即致用两者相结合

的一种美丽的幻想。我辈有幸，平时时常贪念当代读书成仙的大家的许多“神仙字”，然而现今不能飞升，却得蒙厚爱，允以所作編集问世。我们愿意永远抱有做“脉望”这一幻想，为中国的读书界做些微末的工作。

脉 望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序

头等圣人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三等圣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子无才，“才”便成了男人的专利。于是，又有了“郎才女貌”的说法。那末，女人就专事打扮吧，这个“蜜”那个“波”，数不清的化妆品不是都在女人身上打主意么？然而又不行。

打扮得太漂亮，不好——“冶容诲淫”。

不打扮，也不好——“女为悦己者容”。

看起来，凡是沾了圣人的边，女人总是晦气。因为大凡圣人，总喜欢拿女人撒气，这就叫“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吧。

《脂麻通鉴》的作者，有人称之为“才女”，我不敢。一则不知按“圣道”的标准，这是恭维还是轻褒；二则宁可为她留点余地，免得各种各样沾了圣人味儿的拿她撒气。

她给我的印象是爱书成癖，好像天性就同书有缘。几乎每周要逛一次书店，洋装的、线装的，只要看得中，口袋里

也掏得出钱，便买回去读。

读着读着，不免便有了“所感”。

“所感”多了，有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便形诸文字，化为这集子中长长短短的文章。

朝于斯，暮于斯，寝食于斯，使她的人和文都带有书卷气，自然，也难免有书呆气。有人说：“呆是不呆，不呆是呆。”其中的机锋有慧根者或可解得，我不行。

她的文章大抵与“圣道”无关，与所谓妇人的“德言工貌”无关——她似乎很讨厌“圣人”们喜欢的道学气。但是，与俗人们喜欢的鸳鸯蝴蝶也无关。她只是谈着各色的书以及与书有关的种种，就是那几篇悠悠水、淡淡春的散文，也还是离不开书。

书中文章的短长，识见的浅深，我无须也无资格置喙。只因做过她几篇文章的编辑，知道许之为名山事业她未必高兴；讥之为满纸涂鸦也未必生气。天底下本没有人人说好的文章。能博心意相通者会心一笑，也便不枉那一份辛苦了。

诗曰：

手里有书即是家，
何妨信笔走龙蛇。
从来世道难为喻，
一事一人一脂麻。

陈四益

目录

《书趣文丛》序 脉望
序 陈四益

脂麻通鉴

- 题记(2)
- “济济辟王”(3)
- 盐铁论(7)
- “春秋笔法”(11)
- 禅让(15)
- 名义(19)
- 纳谏(22)
- 同文馆狱(25)
- 诗案一例(28)
- 遗诏(34)
- “考成法”(37)
- 廷议与廷推(40)
- 议大礼(44)
- 民意(47)
- 恋栈(50)
- 道德(53)
- 范蠡(57)
- 李斯(61)
- 公孙弘(65)
- 翟方进(69)
- 汲黯(73)

王莽(77)
大谢(81)
小谢(85)
解缙(88)
儒生三传(91)

不贤识小

题记(96)
中年情味(98)
梦为蝴蝶亦还乡(101)
“倚窗学画伊”(105)
误入藕花深处(108)
妙处难与君说(112)
书外品(115)
品书录外(119)
文字偏留不尽缘(122)
知多少 芳心苦恨(126)
“小道”世界(135)
以“我”之舌言情(143)
墙外见花寻路转(152)
杨柳风前别有情(156)
“花间”无复旧时春(161)
“选析”一家言(165)
读“百话”之一(168)
情难勒处尚闻香(171)
《清诗纪事》识小(176)

多识草木虫鱼之名(180)
“爱此人间第一虫”(184)
建筑中的历史(188)
泊定在土地上的船(194)
“我是他”(199)
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202)

程式化与大一统(209)
史感(213)
“风月”谈(216)
“去视无以见则明”(219)
情理(221)
“言”、“笑”(223)
说“濶”(225)

独自旅行

题记(230)
陵水情(232)
阳关月(237)
云(241)
碧塔海(249)
悠悠侵离水(252)
丽水也悠悠(256)
滇西散淡春(260)
水之源(302)

==
脂麻通鑑

题记

一部二十四史，我并没有好好读过，不过闲来翻阅一两叶，偶然生出几许怪怪奇奇的联想与感慨，或者竟有陈子昂式的怆然悲怀，便写下几行文字，说它是“读史札记”，也还不称，因为没有认真地在读史，更不曾下过认真的考证功夫。这里便用得着明人王铤在《寓圃杂记》中讲的一个故事：郡人有韦政者，貌大不检，人称之为韦大夫，平生好诮，凡官吏之贪酷，豪强之侵渔，人所不能直者，被其诮，诮则必去其人乃已。宣德、正统间，累系狱几死，后得脱，避祸余乡者久之。政素不读书，好大言，偶记君臣故事数则，往往对客谈之，谈毕寂然无声，盖已罄矣。一日，从父玉润翁酒间戏谓曰：“如君之所谈，‘脂麻通鉴’耳。”盖吴人爱以脂麻点茶，鬻者必以纸裹而授。有一鬻家藏旧书数卷，旋摘为用，市人得其所授，积至数叶视之，乃《通鉴》也。其人取以熟读，每对人必谈及，或扣其蕴，则实告曰：“我得之脂麻纸上，仅此而已，余非所知也。”故曰“脂麻通鉴”。

今我取这四个字为题，算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无学——所谈种种，不过脂麻纸上得来；更何况，“传经已有梨花舌”。我不过躲在一旁，悄声附和而已。

「 济 济 辟 王 」

《晏子春秋》上有故事说：在晏子出使鲁国的时候，齐景公兴起大台之役。岁暮天寒，工程不止。服苦役的百姓，叫苦不迭，纷纷议论说：若是晏子归来，便好了。晏子终于归来，向景公复命后，乃以歌讽谏：“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君王也）靡散（作践也）我，若之何！’”歌罢而叹，泪流满面。景公心中明白，连忙说：“先生一定是为大台之役吧，我马上停止，也就是了。”晏子拜谢，然后出而直奔工地，拿起木棍抽打那些消极怠工的人，说：“我们小百姓都有遮风避雨的住房，君王要修个台子还不尽快完成，你们想怎样呢？”百姓们怨恨地说：“晏子原是帮助君王作恶的啊！”正在这时，景公罢役的命令传来，于是人们欢呼而散。故事的结末，又录了孔子的一段话：“仲尼闻之，喟然叹曰：‘古之善为人臣者，声名归之君，祸灾归之身，入则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则高誉其君之德义，是以虽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不敢伐其功。当此道者，其晏子是也。’”

《晏子春秋》带有传说的成分，这一段，大约算不得信史。孔夫子的议论，自然也真伪莫辨，但这样一种为君隐过扬善的观念，确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行之千百年而不衰。因为君王也是七

情六欲俱全的血肉之躯，不可能真善美集于一身。只是作为百姓一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又必须成为真善美的化身。《白虎通》曰：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也。而这一众所归心的伟大光辉形象，便非有忠心耿耿的群臣来共同维护不可，即为善而不求善名，一切功劳归美于君王——晏子，便是一个永远的榜样，如《汉书》中爰盎的一段故事：

淮阳厉王朝，杀辟阳侯，居处骄甚。盎谏曰：“诸侯太骄必生患，可适削地。”上弗许，淮南王益横。谋反发觉，上征淮南王，迁之蜀，槛车传送。盎时为中郎将，谏曰：“陛下素骄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为人刚，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杀弟名，奈何？”上不听，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闻，上辍食，哭甚哀。盎入，顿首请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宽，此往事，岂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毁名。”

以下则一一列举圣上的懿德高行，是“过许由四矣”；而且，帝迁淮南王于蜀，不过是想苦其心志，以促其尽快改过，只是由于有司宿卫不小心侍奉，才使王病死。“于是上乃解，盎由此名重朝廷”。

又《循吏传》中，记渤海太守龚遂治郡有方，后来由渤海征至京师，议曹王生相从。遂将要入官的时候，被王生叫住，说：“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陈对，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召见时，帝果然问以治状，龚遂便按照王生所教而对，于是，“天子说其有让”。——这也是随便就可以举出的一个例。

记起前不久《瞭望》周刊有文谈及范滂就逮时言于诸子的一段话：“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这一篇文章原是别有立意，这里不提；只说这段话的来源，其实还可

以上溯——《世说新语·贤媛》：“赵母嫁女，女临去，敕之曰：‘慎勿为好！’女曰：‘不为好，可为恶邪？’母曰：‘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刘孝标注引《淮南子》：“人有嫁其女而教之者，曰：‘尔为善，善人疾之。’对曰：‘然则当为不善乎！’曰：‘善尚不可为，而况不善乎？’”下言：“景献羊皇后曰：‘此言虽鄙，可以命世人。’”这里讲的是妾妇之道，却实在更是为臣之道（古来做臣子与做女人其实无大区别）。明嘉靖皇帝好玄，做了兵部尚书的聂豹便将一切边功都说成是皇帝日为斋醮的伟大胜利。甚至明明是败绩，也可以说：“寇虽有所掠（其实是掠二十日），而我师斩获过当（其实是敌寇大败守军），实上玄垂祐，陛下威灵所致。宜择吉祭告，论功行赏。”皇帝也竟然闻言大喜，果然依奏行赏。“功”本来无从说起，惟有此忠爱之心的聂豹，得获上赏。

如若为善而将善名归于己，将会怎样呢？实际上，不待如此行事，而只须将它立个罪名，也就足以致祸了。

清顺治、康熙朝的名臣汤斌，是一位学行一致、刻苦自砺的“真道学”。他曾任官陕西、江西，后又为江宁巡抚，所到之地，政绩斐然，很为百姓做事情。至内调东宫辅导（“特授礼部尚书掌管詹事府事”）之时，“苏城罢市十余日，外郡之民亦接踵至，日聚辕门外号泣”，真心诚意地百计挽留。汤斌不得已，因“委曲宣谕，乃得行。及行，送者十余万人，自苏至六合，不绝于道。”为善而有了善名，自不免遭忌。不过彼时汤斌正深得康熙皇帝宠信，深文周纳，也还不易。于是忌者“追论其于苏州去任时，巧饰文告，沽名干誉”（《清史列传》），帝意遂动，终于对他一向信任的忠荃之臣作了处分。

只是，所谓的“巧饰文告，沽名干誉”，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检点《汤子遗书》，告谕卷中，果然有《临行晓谕士民》一篇，其言谆谆切切，忠君爱民，情见乎辞。就中一句“尔百姓念本部院爱民有心，忘本部院救民无术”，也还是“心虽无穷，力实有限”的意

思，不过自愧而已，不想竟至成为群小用以构陷他的口实。进谗者谓，“爱民有心，救民无术”，这岂不是说，臣有为百姓谋利益的愿望，无奈君却不给政策，这是很恶毒的啊。如此一来，以“英主”称的康熙皇帝如何可以容忍！但幸而是“英主”，又幸而汤潜庵先生短寿，一场风寒，死得适逢其时（正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所谓“汤潜庵本来该死，适为小人所弄，转成就他一个好名声”），所以只是在先降级留任，略示薄惩；在后，恤典不甚尊隆，尚不致有更大的祸患。汪琬在墓志铭中说：“风雨露雷，罔非帝德。帝心简在，宁虞叵测。生荣歿哀，公奚憾焉”，未免有些“牢骚太盛”吧。

《诗》曰：“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大雅·棫朴）威仪济济的是君王，但这威仪，正是“左右奉璋”的诸臣为之树立。一旦犯下过失，自然也由“左右趣之”的群臣为之分谤。总之，在君王行使绝对权力的时候，人们奉他若神明；在他作为权力者进入历史的时候，人们又把他作为人来原谅。而君王的伟大与光荣，则是永远的。

一部漫长的中国史，大大小小的悲剧固然不可免，但对君王，这一悲剧制造者之一的永远的宽容，或者说，是一个最深的悲剧。

盐铁论

《盐铁论》是一部独特的著作。虽然最近一次对它的大规模讨论也已经过去将及二十年，并且，当年的那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如今似已化为笑谈（也许是哂笑，也许是苦笑），但这些，应该算是《盐铁论》以外的故事，至于它的“文本”，仍然是一篇令人兴会无穷的文字。想想看，决定一项重大国策的施行、以及继续施行与否，而召集了一班只有功名（今所谓“职称”），没有事权（官职）的贤良、文学（“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独立于局外的身分，来与政府官员进行讨论、辩难，有时甚至是言辞激切地指斥时政——“当此之时，豪俊并进，四方辐凑。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万生之伦六十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讽，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闾闾焉，侃侃焉”——并且，在讨论之后，政府一方面部分地采取了批评者的意见，一方面对批评者示以优礼，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有几桩？而用文字，将讨论过程，首尾完整地记录下来、保存下来，又流传下来的，有几件？郭沫若说：“《盐铁论》是处理经济题材的对话体的历史小说。”此固缘于编纂者桓宽有“推衍”、“增广”之力，却也因为它是全部史料中，最为

独特的一种，以致竟令人觉得太不“像”了吧？

盐铁会议，以盐铁、均输、酒榷等官营财政经济政策之兴废为讨论的主题。关于这次会议的“大是大非”，以及关涉这大是大非的历史背景，专门家早有充分的评说。这里止论一点，不及其余。简单说来，双方皆是“出以公心”——“大夫难罢盐铁者，非有利也，忧国家之用，边境之费也”；“诸生闻闻争盐铁，亦非为己也，欲反之于古而辅成仁义也”——只是持论之“道”不同。代表政府一方的桑弘羊，以“霸道”为治国之方针，而与他闻闻论争的知识分子一方，则是以“王道”作为政之大要。“大夫”认为，国家禁止人民私营盐铁，用意本来精深；主管的官吏，对此也是考虑深远的。“文学”却反驳说：“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权家”乘间谋私，成为“官倒”，以是暴富，而遭殃的，仍是百姓。翦伯赞《秦汉史》中所言：“万事一经官办，就要糟糕，这大概是古今一律。”在“人民的政权”出现之前，这可以视作为一个规律吧。考之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新法实施之后产生的种种弊端，与此，亦大致仿佛。

但“大夫”却反唇相稽道：“官尊者禄厚，木美者枝茂”；“居编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孙，是以跛夫之欲及楼季也，无钱而欲千金之宝，不亦虚妄哉！”

而“文学”则以儒家大义责备道：“你入仕却不是为了做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啊，怎么能够以权谋私，贪享利禄呢？”

桑弘羊是洛阳贾人之子，因家财充盈，得以少年服官，入侍天子——所谓“以资为郎”也；惠帝、高后以来，政府对“个体户”中的“大款”，是渐开仕进之门的。在盐铁会议时，已是“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故在一班“发于吠亩，出于穷巷”的读书人面前，不免颇有骄矜之色，所以不时言道：“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穷巷多曲辩，而寡见者难喻。”“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是